

俄羅斯人

蘇聯·西榮諾夫著

梓 鳴 譯



新華書店出版

1945.10

10402

俄羅斯人

三幕九場

蘇聯·阿·謝爾蓋耶夫著

符·哈·哈·哈譯

聯齋書店出版

蘇聯·西察文藝

樣 式 講

俄 國 文 學 概 論

出版者 聯華書店

發行者 精誠書局

總店 涉縣東堡

分店 林縣合溝

每冊定價十四元

1945, 6初版

鐵道遊人

蘇密·西蒙諾夫著
村...鳴...譯

地點：有...
時間：一九四...年秋

第一幕

第一場

地點：一間民房，一間於...的大門外，屋角上懸着幾個神像，像旁掛着沙...
人物：沙...
時間：...

人物：沙...
時間：...

地點：...

人物：...

時間：...

沙母：看這卦，現歷，你這種官家的身子，只怕不的出這門——你生在這裏也就會糊里糊塗的死在這裏，你的兒子上了我的。等他打完了仗回到家裏來的時候，他會說：你們看我的。他會說：媳婦呵，謝謝你們把我們的祖宗三代都活埋了，說不準不乾淨。是的，他會這樣向你們說的。

哈妻：只要他還活着，我怕他不會將一卦給是從西拉哥波爾（註一）弄來的，請你再給我的寫列專馬掛。

沙母：（重新攤開紙牌）你還記的嗎？了望，我們應該在一起占卜，我們的未婚夫的事嗎？那是第一年的事？天呀！還我想看看！那是……那是——那是一千九百零八年那事。去年我們夫人在胡胡亂亂的，他們將是什麼樣的人物？呀！一定會是好的！呵！但實際上恰恰相反，我的丈夫還沒有開拔就一起好好的過幾天就死去了，你的呢？對不起，簡直是條毒蛇。

哈妻：那辦法……

沙母：我說：毒蛇——請你不要見怪，我是心直口快的人，有什麼說什麼。

哈妻：他又有什麼辦法呢？他又沒有什麼辦法吧！他們來了就住在我們家裏。後來就派他做市長，他自己是不滿意的呵！

沙母：我相信他自己是不會滿意的，但他生不的活不在此。他主要念頭是替活命。只要活命便做一點！什麼都可以的，一個人只要怕死屈服了，一次二次三次，以後自然全會着手的。你不必對我解釋了，——我也知道你的爲人的。

哈妻：（敲門聲）

沙母：（走近門）誰呀？

門外：快開門（沙母取下門鎖，德軍警、德兵及阿廷洛夫斯基相攔入，荷槍嚴非正式軍禮，轉頭警察對查）。

柯：有沒女子到這裏來過嗎？（看見哈妻的背影，走過去抓住肩膀，把地盤轉過來）。

對不起，你怎樣到這裏來的？

哈妻：她是我從小的朋友，你好？

柯：你好？——（看牌）啊！在占卦嗎？3，7，ACE——你數了多久嗎？

哈妻：很久了。

柯：（轉身向舞台）到隔壁去吧，這裏沒有（向下）。

沙母：（關門，懶惰地用指撥門外）這是誰？

哈妻：柯三哥夫斯基，我們的認識他的時候，是個很棒的人，還在我們家這兒過夜，還送過他的許多綢緞來。他說他還有一個十五年沒有見面過的祖父，他正住在紐約（那邊住，現在變得簡直使人喘身筋疲力竭的）。

沙母：你等着吧，不要忙，你的丈夫也快要筋疲力竭了。當一個人，身體到無可救藥的時候，他馬上就會一蹶不振的。你可！為什麼不把三十年前帶來的幾件破衣服，包個包袱算了，隨走的時候，再給德克奧子（指）碗裏加上點藥末，做個靈則紀念。唔！你那裏會講俄國呢？你年青的時候，是多麼好的一個大姑娘呀！又漂亮，又活潑，誰你告訴來這一切都到那裏去了？哭什麼？我說你有什么？好了，好了，給你的。給茶喝吧！我這裏還有半塊茶磚，從我們撤退以後一直保存到這裏。

哈妻：不必了，我快走，已經不早了。只是請你不要想得我這般煩……

沙母：好，隨它走走吧！在聚談消磨了的時候，你就來散散心。——就初我也許會咕咕咕，但等一會我的心就沉下來了。不過！對你的丈夫，我絕心再也不會欺騙。唉，讓他滾到這兒來吧！（送哈妻出，關門，懶惰地，勉勵的望妻，高聲）喂！

（五幕幕落，三幕男人出，下，下）

沙母：可把客人們都送走了，你睡下了嗎？

瓦麗：嗯呀。

沙母：（繞得厲害吧！）

瓦麗：嗯呀。

沙母：總是有些可怕，是不是？

瓦麗：唔呼。

沙母：嘿，你這朋友真惡，想喝茶嗎？

瓦麗：唔呼。

沙母：你別是餓壞了，總是對我「唔呼」「唔呼」的，像一個餓鴨似的，你就不會說一句：「謝謝，伯母，給你行禮了，請你給我倒一杯茶嗎。」

瓦麗：謝謝，伯母，請你給我倒杯茶喝。

沙母：真就對了。（迷外拍擊）

又開槍了（稍等）小沙母：請你告訴我，你們那裏有幾天來過一個黑鬍子，他搶了我的兒子，還替他向我講個安，他好像是你們那裏的第十位律師，這個人現在在那裏，他有嗎？

瓦麗：他就跑到別處去偵察去了，因為他不能來，所以才派我來的。

沙母：他真是一條好漢。（槍聲再起）

小沙母：又開槍了。你這哥哥爲什麼他趕不來，到時候自然會來的，（

瓦麗走向水壩，飲水）哦！你怎麼不停地喝水呵？一連來就喝了一壩半。這水壩的水，現在還喝。

瓦麗：我們那裏沒有水，壩塔被炸壞了，每人每天只給一杯水，很不得。瓦麗跑去喝壩水。

沙母：那好，喝茶吧，（倒茶）小姑娘，你是從哪邊岸來的呀？

瓦麗：是游泳過來的，（稍停）他什麼時候來呵？

沙母：到時候就來了。現在橋上完全沒了，在岸或攻在進行，等他們（沙母）：你遲到了，在喝他們的咖啡的時候，他就奔到這邊來的，他是一個很信實而耐心的人。

瓦麗：他姓什麼？叫什麼？

沙母：從前他叫什麼，我記不得了，現在他叫西河。我們這裏的人，現在都有別號，有的叫瓦麗利，有的叫依依……

瓦麗：我從前在這邊給市警局長……當過律師，我這裏的熟人也不少呢。

沙母：當過汽車夫？那末你也會認識他。他說，在這裏，德國人未嘗不
做。沒錯，他是一個很有名氣的大師。

瓦麗：他是誰？

沙母：瓦西利呵。（窗外近處拍球一聲）

瓦麗：我的兒子怎樣？還活著嗎？還在你們那裏做指揮官嗎？

沙母：是的，他托我給你深深的請一個安。（轉身看到牆上的照片）這是
誰，是他嗎？

瓦麗：是他，但你不要看照片上的樣子，他的外貌並不是一個瀟灑的人
物，但却是個硬漢子，活像一個鷹。

瓦麗：我們那裏大家都喜歡沙弗諾夫同志的。

沙母：他從小就受人喜歡。一生下來就像一顆轉珠，到處隨事，

瓦麗：從小的時候就這樣嗎？

沙母：噯，別提了，引人家不停地來找我告狀。我就說：你們自己去創
造的禍吧，就刺了我就刺他的耳朵，抓不到處罵他的好運氣。（沈
思）你關心這些做什麼，小姐？

瓦麗：沒有什麼，好玩。

沙母：（對）……不然我以為，你……

瓦麗：以為什麼？

沙母：也許你倆也都有意思了。

瓦麗：沒有，他只是老愛開玩笑；我的同儕的——他說——就等於我的
未婚妻，自從他宣佈了我是他的未婚妻以後，就總是「未婚妻」
「未婚妻」的不離口了。

沙母：未婚妻？怎的，現在還有這個稱呼嗎？

瓦麗：你剛說說對嗎？

沙母：我不是反對，只是這年頭不是像未婚妻的時候，今天是未婚妻，
明天也許是寡婦了，正式的妻子就總做不成了。（停）同儕
怎麼叫他稱我「未婚妻」是說着好聽嗎？

沙母：說着好聽……（停）現在日子沒有好玩的事？方才來過的
德國人，你沒有瞧他一眼嗎？

瓦麗：沒有，唯怕嚇到他們說話的聲音，我連手都不敢動一下。

沙母：和他們一起來的，說俄國話的，或法荷及德夫游處，他不是本地人，是一個放棄了良心的騙子，是騙子。從這古特巴夫處（註五）把他帶來的。我認爲這是一團游魂教——這說明我們俄國不是到處都有喪良心的人，所以帶來帶去，總是那些人（傾聽後，看錶）（看錶）好了，現在他們都爭鳴吵鬧了，如果現在還有人鬧進來，那就是上帝懲罰我們了。（立立豫豫不動）瓦西利！（無人回答）瓦西利！親！瓦西利！（瓦麗不由得望了望門）唔，女偵探你看什麼，我的罪過是純粹的俄國苦難，一連人也可以藏得了的。

（從壁爐上，伸着懶腰，下一位滿面鬚鬚的男子）

瓦西利：瑪爾法，彼得洛夫那，坐得真舒服。

沙母：連德國人都沒有把你認錯嗎？

瓦西利：不，對德國人我有特殊的敏感，當你和這位小姑娘起天來的時候我就又睡着了。我想，壓他們多談一會兒吧，（燈光使他夾着眼，坐下）唔，你這眼邊上真黑呢。

瓦麗：（聽瓦西利後，兩手分開做驚慌狀）謝爾吉，依麗諾維契！（註三）

瓦西利：我不是謝爾吉。依麗諾維契，我亦夫同志，我是瓦西利，懂得

瓦麗：懂得，莫洛卓夫同志。

瓦西利：我也不是莫洛卓夫，而是瓦西利，（註四）

瓦麗：懂得，市黨部主席同志。

瓦西利：我也不是市黨部主席，我仍舊是瓦西利，這也懂得嗎？

瓦麗：懂得，瓦西利同志。

瓦西利：（驚訝）好，既然你都懂得了，那台汽車在？還是掛了鐘，是不是？又是什麼錶反了，是不是？還是什麼別的東西壞了？

瓦麗：你總是在開玩笑，瓦麗……你總是在開玩笑。

瓦西利：是的，我們現在都在開玩笑，其實笑起來，都在開玩笑，開玩笑。

瓦麗：我方才等待的看來只是你了？

瓦西利：起假就是我？——你把那小紙條帶來了嗎？

（瓦麗從口袋裏掏出一張小紙條來）

（你！但……如果敵人把你……？）

瓦麗：那袋馬上會把的香到肚子裏去。

瓦西利：如果這信很好（讀紙條）看情形在這裏停留得多他幾天。現在他們給我的任務不讓我一枚手榴彈到德軍司令部去，那這信，這信是給德軍的，喂！你們那裏有什麼新消息嗎？

瓦麗：從海防到出邊——凡我們的，那列切的好消息也在我們那裏，然後順着庫里斯卡飛河直到海岸都在我們手裏，但……（嘆氣）

瓦西利：這很明顯，他們又向前進了三十里（註四），你們正是不開而進的統到敵人背後去了，不要緊，還是打仗呵！（什麼辦法，你們那裏好在還有消息，海防的小邊城是蘇聯的政權，我們這裏就不行了——到也是德軍人的勢力，總算說，他們在廣東怕我，比我怕他們更厲害。他們任命那位各利托諾夫君生為市長，但實際上市長仍與德軍（門外有人邊敲邊叫門）就這落處去崗崗了說來，沙母很愛與個個新起來，瓦麗馬上跟隨，莫德入門進餐，沙母也進門。）

沙母：誰呀？（門外又起刺刺聲，沙母向兩個門，一個倚在門外穿着便裝的人，滿身血跡，跪在泥屋內的地板上。沙母把他轉轉地擡進後房來，（門外又有在他身邊問道）你是誰？

某：（無力地）你是什麼人？

沙母：我們是自己人。

某：水呵！

沙母：小姑娘（然後取水澆澆某，瓦麗直覺擡上下。）

某：這裏還有什麼人？我有話說……我就要死了！

瓦爾：快說呀！我們是日本人！日本人！

某：我是交關出來的……他看見了……（他……）……
……我是二級政治指導員……（他……）……

瓦爾：（以水飲之）你怎了？

某：我在……咳……水……（某再以水飲之，把身一抖，瓦爾
把他的頭放下，把刀塞到上衣，衣箱已快崩解，口裏發出。）

瓦爾：哎呀！他們把衣服都弄壞了，文件一定沒了。

瓦西利：（起立，兩手垂直於衣）沒辦法，倒著的同志，永別了！（重就
息後）伯爵，請穿上大衣，帶把鑰匙到門外，把街上血跡擦
乾淨，早上可能有人來巡查的，（突然以袖拭眼）這些事對我
已經是司空見慣了，但究竟還是忍不住嘆息。（向瓦爾）你怎
麼不哭呢？

瓦爾：我不會哭了，我什麼都看見過了，我浴桌夫同志！噩夢想不到
的事，現在都親眼看見，我不會哭了，淚都流乾了！（幕下）

第二場

傳景：沙弗諾夫的司令部——某鐵路局的一所房屋，屋內兩個俄人，左
右坐有門窗，黎明時分。

人物：沙弗諾夫與依林坐在燈下談話，潘潔讀着他的稿子，舒蘭坐
在桌前打字，依林在後面。

沙子：已經是第十一天了……又列奇列夫請天陣亡……是誰去嗎？依林
……你在我這裏做夜給委具有幾天了？

依：兩天了，不是……三天。

沙子：已經三天了，我們這樣通夜不睡，連日子都弄不清了。你這活
沒有水喝算了，何必用伏特卡酒修面呢！怎樣？比水……

依：還好，只是有點刺臉皮。

沙子：你通知了那瓦爾了嗎？

依：通知了。

沙子：據說他是一個很好的老頭子？

依：是的，我也難說他極好人一個。

沙子：如果他真是一個好人，我也任命他做我的參謀長，依林，我們的人員得太少了……

依：是的。別說他入了，他沒有回來，我怕是敵國的人抓去了？

沙子：我不關心這些話，（對依林）不，你，你告訴我，為什麼那些男子漢都這樣不要臉？女孩子們却自告奮勇的去偵察敵情，而她們竟一聲也不響。

依：女人們來得方便些，如果得到消息，我也可以去呵！但是不會有多少用處的。（閉窗聲）

沙子：我看這兒從海邊那區人向來的檢整。

依：是的，俄左邊那渡口。

沙子：瓦亮是從那邊渡河的？

依：從左渡口。

沙子：那裏原來不是很安靜嗎？

依：那時候是很安靜的，現在不同了。

沙子：喂！值日兵，給我攔住那區，是的，我們這裏人太少了，只剩下一個文學家了，但還在寫文章，我只擔心他的文章永久不會被世人所知道了。依林，我想把他任命為我們旅特種科科長。（前五）

依：怎麼，難道說他特羅夫完全……？

沙子：完全什麼，人都死了，還完全呢？舒蘭本來担保把他醫好，結果沒有醫好——搥了個死。

舒蘭：我在他身邊一連坐了十二個鐘頭，不停搥扶着他的頭，我的手搥在頭上呢？打字都困難，——你看見不見嗎？它們還在發抖呢？你還……

沙子：好了，別放牛了，將來我們會喪失，現在我們只知道你沒有把他醫好，——罷了我們，第一等再打吧，依林有話對你說。舒蘭走向依林，沙子（轉向依林）文學家，我們這裏現在實在太壞了，我們的人數得太少了，我們也許都得死在這裏，就是死在

這個城裏，而不是在那些歐洲的三流的文壇，你能對我講一講嗎？
也許是明天就死，而不是五年以後。這次也逃出來嗎？

潘：能想像得到。

沙子：那好極了，你有太太嗎？現在在那裏？

潘：不知道。大概是不同的問題。

沙子：是的，他在西伯利亞，而你在這裏，在中午炎陽之下，在連普
斯克的天空裏…… 爲了，現在，請…… 他在深夜裏夢見……

…… 其實他其實不會夢見我，這裏，這些事情。現在，請正傳了。
我還要再介紹什麼文字了，所以從現在起，你接受樂隊的
初職業（根據）是黨員嗎？

潘：不是黨員。

沙子：那麼多大關係，傑特羅夫在今天夜裏死了，我派你做我的特務科
科長。

潘：是……但是……

沙子：「是」——是對的，「但是」却多餘了。除你之外，我再也沒有
別人了，你是個有知識的人，做一件流的事，比較容易作它的。

瓦：（竟幸從門外人，他是一個高大肥實滿臉鬍鬚的老人，穿著普通
的粗布大衣，腰繫皮帶，帽上綳個圓靈巧的掛着一枚步槍）

瓦：奉命來見。

沙子：好，好，請坐。

瓦：許願，紅福。

沙子：（向潘）不要再文質彬彬的了，你要忘記你是個文學家。

潘：我不是文學家，我是新聞記者。

沙：新聞記者也好，都要把他忘掉。

潘：我已忘掉了。（沙子介紹瓦與潘相識）

沙：你在技術學校教軍事學嗎？

瓦：是的，教過，你大概也知道，我們已經編成了一隊學生軍了。

沙：是的，知道，你們學生軍陣亡了多少人？

瓦：六人……

沙：哪……誰呢？你捕到嗎？（沙德爾見，沙依林）對對起來，我給你們介紹。（包非亞來）。

瓦：（沙德爾握手）我早聽說過你，（包非亞咳嗽，包非亞沙德爾，沙德爾包非亞咳嗽，瓦辛包非亞咳嗽，瓦辛包非亞咳嗽，瓦辛包非亞咳嗽）。

瓦：對不起，包非亞，一粒火藥下能點三枝煙。

沙子：這是煙槍。

瓦：不一定，這易從包非亞（註六）沙德爾下來的。包非亞人是些好射手，有一位包非亞兵開始包非亞（包非亞），一個包非亞人就舉起槍來，第二個包非亞兵開始包非亞的時候，包非亞舉了槍，第三個包非亞兵開始包非亞的時候，包非亞開了槍，你看，這包非亞包非亞，包非亞的。

沙子：你對包非亞，我聽說你參加過日俄戰爭，是的嗎？

瓦辛：是的。

沙子：日俄戰爭嗎？（註七）

瓦辛：是的。

沙子：那裏的戰呢？

瓦辛：包非亞到包非亞。

沙子：我聽說包非亞戰爭裏，你包非亞戰事？

瓦辛：是的，我包非亞三個「包非亞」戰事。

沙子：有三次之多，你能包非亞嗎？

瓦辛：現在包非亞包非亞，因為我不常在身邊，但卻保存着，將來能夠證明。

沙子：你還保存着嗎？

瓦辛：是的，還保存着。

沙子：「包非亞」——是包非亞戰事嗎？

瓦辛：是的。

沙子：（包非亞後）你叫包非亞瓦辛。瓦辛：包非亞戰事嗎？

瓦辛：是的。

沙子：包非亞包非亞。瓦辛：包非亞戰事，我包非亞任命你做我的包非亞包非亞。

怎樣？

瓦辛：（騷然）我是“命”字得的。

沙子：別要，別聽下命令，你的健康怎樣，能容任嗎？

瓦辛：我這還可以。

沙子：你對“命”的解釋是？

瓦辛：就是“命”，在於一八七六年。

沙子：那時候年紀已經很大了。

瓦辛：一點半鐘。

沙子：但是“命”已經死了。

（瓦辛上，汗流浹背，大衣敞開，胸前已落髮後）

瓦辛：（向沙子）：同志！

沙子：你可不是我的孩子。（起臉很為笨的吻她的頰）你使人等得都發瘋了。

瓦辛：我這就走了，上隊回去。

沙子：好了！但你可說我的只須知道這一點嗎？至於你的安全問題……我這就還想再說——也，我們也很重視呵！明白嗎？方才帶人把這關查究就犯是你嗎？

瓦辛：唔唔。

沙子：哦，你這就滾了，舒蘭（喊）舒蘭！

瓦辛：停書，上隊同志，還有……

沙：什麼也不要停書，去把衣服換了烤火去。

瓦辛：在沒沒有報告之前，班裏也不去。

沙子：跟你說，先去衣服換了烤烤火，然後有……（突然中止在瓦辛的深視之下）。

瓦辛：（注視着沙子）明白了嗎？

沙子：明白，明白，那麼你就快點說吧。（作聽狀，急躁地立在桌旁，以手指擊桌）你去過了嗎？

瓦辛：去過了。

沙子：送到了嗎？

瓦麗：完了。

沙子：稿子在那裏？

瓦麗：在這裏（將文件遞交沙子）。

沙子：去燒火去。

瓦麗：不，還沒有完。

沙子：那麼，你就快說呀！

瓦麗：莫洛卓夫同志讓我帶個信來說，明天夜裏他們渡海的時候不要開槍。

沙子：還有什麼沒有？快去燒火！

瓦麗：不，還有。

沙子：你才真冷得發抖，伊孩子，我讓你去燒火。

瓦麗：他讓我帶個信來說，萬夜兩點鐘睡。

沙子：完了嗎？

瓦麗：完了。

沙子：舒蘭，去呀，領她去換衣服燒火，我不能親自下手呀！給她件乾衣服穿，實在沒有的話，就把我的半截皮大衣給她，再給她條褲子，清楚嗎？

舒蘭：清楚，上尉同志。（攜瓦麗走入隔壁房間）

沙子：這可恨的姑娘！

潘寧：爲什麼可恨？

沙子：倔強得很。

潘寧：那還不好嗎？

沙子：我也沒說不好，我是半恨半愛的。

潘寧：半愛？

沙子：（聽到潘的怪響聲）是呀，我的意思是同情，怎麼如果我把一個人送到虎口裏去，那我連爲他擔心都沒有權利嗎？何況他兩天都不回來……

潘寧：那別他？

沙子：她，女字分的地——瓦麗，你這個文學家也找我的麻煩了呵？

：真是太妙啦！

子：（微笑）說不起，轉務科科長同志。

辛：報告上尉，我什麼時候就做？

沙子：現在就可以了，你坐下呵！

瓦辛：要下假命令吧？

沙子：好，（瓦辛穿著上尉的肩褲、馬鞍、毛皮大衣裹在身上，兩手繫在胸前，自隔簾房間入。）

瓦辛：喂！你這上尉的皮大衣穿得愛呵，獸毛緊貼着肉皮……真好

（向沙子）謝謝上尉同志，你好，喬寧同志。

電話兵：政委同志，車站的電話（依林掛電話）。

沙子：依林，告訴他們，準備渡河（向舒錫），上尉傳達命令，委任瓦辛……（轉向瓦辛）你在帝國軍隊裏是什麼銜呢？

瓦辛：上尉。

沙子：入紅軍服前後時，是什麼銜呢？

瓦辛：一九一九年因傷入預備役，那時是營長。

沙子：現在已經沒有特等的官階了，那就至少又（向舒錫）繼續打下去，……命令起草人校核本隊了，軍令讓又……（稍停）我這有軍裝大衣，你，這裏只剩下這套委託的一套大衣，你拿去穿吧。

瓦辛：報告上尉，這是不合法的。

沙子：我知道這是不合法的，但我怎麼能讓我的副團長，穿這樣一件破大衣呢？我愛你們，謀殺也必須合法的——況且有價值極昂，但只能我們能支持到我軍到來時候，他們會原諒我們的，你還有什麼意見嗎？

瓦辛：再沒有了？

沙子：好，你就在這個位置上吧。

依林：指揮官同志，敵人逃得乾乾淨淨了

沙子：（走向電話）是了，那好極了。準備好槍和手榴彈，給我接電話。

瓦辛：（向舒錫）我……（向瓦辛）上尉同志，你這渡河來的。

舒錫：橋在這裏也拉着心呢！

瓦麗：他叫誰？

舒蘭：上尉呀！

瓦麗：這跟你有什麼？

舒蘭：不知道，也許你自己知道。

瓦麗：我並不知道，（稍停）交通完全是遺囑。

舒蘭：上尉保證。

（沙丁在旁聽的，大家以期待的眼光望着他）。

沙丁：壓力山大，瓦麗叫他誰人，他恐怕得到海邊去一次。今天一早個來就很冷吧？我還沒有出去過呢？

瓦辛：是的，很冷。

沙丁：什麼，我記得你那裏還有一打好的西服？（看到瓦辛衣上的鈕扣）：這是一九一五年的軍裝嗎？這樣的扣子？

瓦辛：是的。

沙丁：好扣子。

瓦麗：上尉回來，能不能帶一件武裝帶給我？

沙丁：可以，舒蘭，把瓦麗。哈夫比那。付家來，你還記得卡嗎？（瓦辛一聲不響地一飲而盡）我會，我不喜歡說廢話的。

瓦辛：是的，不苦說。

沙丁：我哪有這根毛病，但這次多大關係，後邊會好的。必要時你常提醒他帶我好嗎？

瓦辛：好。

值日兵：左翼務期敵步兵和戰車五輛。

沙丁：值日兵，右翼怎樣？（走向電話機然後坐瓦辛桌旁）敵，為謀民，你們那來了。

瓦麗：舒蘭，我總覺得不久我又要出發了。

舒蘭：上尉真是誰能再派你出去嗎？我也請求過，但他不答應，為什麼，我莫衷名其妙。

瓦麗：很簡單，因為我是本地人，你不是本地人。

舒蘭：又要派你，自己又丟着心事（稍停），有時我看看他，他的頭腦

手裏呢！就至於可怕，在戰前他一定是一個壞蛋。女人們的禍害。

瓦麗：他並不漂亮。

舒蘭：不漂亮有什麼關係？他是個瘋子我卻看出來了，不過現在好了，怎麼，你不喜歡他嗎？

瓦麗：不喜歡。

舒蘭：什麼時候能開始喜歡他呢？

瓦麗：永久不會。

舒蘭：不，要你告訴我，什麼時候，最後嗎？

瓦麗：沒關係，你說吧，我是有耐心的。

舒蘭：但我沒有，快說呀！

（沈靜，依林對面着破便裝大衣的柯茨洛夫上。）

依：上尉同志，剛從那邊渡過海灣過來的，（向柯）請坐，是坎特卡嗎？

柯：不反對。

依：舒蘭，給這位同志倒杯坎特卡。

（舒蘭傾入洋鐵罐，柯一飲而盡。）

柯：剛從水裏爬出來就奉着我游荷，那有不講道理的道理。

依：你以為怎樣呢？你死命渡過海洋，就不分彼此地披上製糖，是嗎？

柯：我並不以為……但是……德國人總向我開槍了吧，這還有什麼問題嗎？意氣如何？

依：該怎樣便怎樣。就是因為明顯，所以才給你坎特卡喝吧。

沙子：（走向柯）你好！（握手）從那兒？

柯：從尼古拉楓逃出來的。

沙子：嗯，這是怎麼的？已經渡過了海灣，然後又轉回來到了我們這裏來？

柯：因為看人家說我這村子裏還是我們自己人，我想雖然是在敵人包圍之中，總究還是一家人呵！於是我就轉個念頭：與其盲目的尋

往前走——走到走不到還是問題，倒不如從邊海邊到這裏來安當些。

沙子：你有證件嗎？

柯：有。

沙子：噫，連證件都有。

柯：小姐們，你們有剪刀嗎？

舒蘭：有什麼？

柯：得把插口的武器開。

沙子：（走向瓦屋）怎樣？燒壞了嗎？

瓦：真奇怪，我沒有見過他，但我聽到過他的聲音，我是在什麼地方聽到他的聲音的？

沙子：聽到過他的聲音？哼！都是胡思亂想，他也不是沙皇加冕（註八）誰都聽到過他的聲音。

柯：黨證雖然沒有皮，但主要部份還存在，是上品？

沙子：（承認過證了的黨證）是，你是什麼階級？

柯：二級政治指導員，依奧·費得洛維契·瓦西羅柯。

沙子：那我們是同名了，怎麼，受累了吧！

柯：妙受。

沙子：現在暖了吧？

柯：暖了。

沙子：你還是換件衣服，吹吹乾，我的軍衣外套在那裏；等會我們洗洗你一下，派你一些適當的鬆務，我這裏是人類共用的，所以連給你幾天假休息休息都不能，明白嗎？

柯：明白。

沙子：（柯起立欲行）（突然）你的部隊番號？

柯：（迅速）第一三七擲彈團。

沙子：團長是誰？

柯：裴斯諾可夫。

沙子：政委？

柯：會明。

沙子：好了，去吧，（柯出）依林，潘寧還在這裏吧？

依：還在這裏。（走至沙子身旁）

沙子：你告訴他，讓他和他詳細談談，這派瓦西連柯好像是個好人，但是還需要談談，這是事實。（依林革命出）。

瓦羅：我確實聽到過他的聲音，依萬尼諾吉。

沙子：還是你那一套，喂！你坐得倒很舒服？該去睡了，明白嗎？

瓦：明白。（依林與潘寧走過）

沙子：勸你勞駕，去睡吧。不然總是「我好像是在什麼地方聽到過他的聲音呵！」當然咯，看見一個黢黑的面容，還不想跟誰談談嗎？於是就「我好像在什麼地方看見過他似的，又好像是在什麼地方聽到過你的聲音……」好了，我還是開玩笑。你睡覺吧！

（依林上，瓦羅與舒爾下）

我心裏着急的是格羅維到那裏去了，依林，因為我太着急了，他倒底是個軍醫，而不是個偵察員。

依：軍醫又何妨，醫生們是萬能的，什麼人都看到頭頂。

沙子：那末認為他已經到達我們正規部隊了？

電話員：指揮官同志！扎列契那頭的電話，敵步兵襲擊。

（潘寧與柯及洛夫斯基上）

沙子：（走向電話）瓦辛同志，穿上大衣（取斗機）報告你軍醫團長，我就去。

柯：（注視瓦辛）伯父，少校同志，請問？……

瓦辛：什麼事？

柯：（注視）我剛剛突圍出來，有香烟嗎？少校同志。

（瓦辛向衣帶中取出煙卷，仔細地倒煙草包裝）

瓦辛：（沉着地）我可沒有見過你，請問，你的階級？

柯：瓦西連柯，二級政治指導員。

瓦辛：但是我，我沒有見過你，（稍停）你有火藥嗎？

柯：謝謝，有（瓦辛做好傾聽，感重地走出，武賦）

沙子：（聽電話）怎末，倒上來了？扎列契那亞呢？情況一樣？好，就
去。（放下電話）大家勢必全體立動了？依林，你坐汽車趕到
扎列契那亞去，瓦辛同志你跟我來，潘寧，你率領其餘的人到
三連去，快！（指指蘇洛夫斯基與潘寧）瓦西連河，你和
同去，去拿枝步槍，好，我們走吧！（幕下）

第三場

佈景：與第二場同

台上燈光漸明

沙發上，兩眼哭得腫腫，沙子及瓦辛上

瓦辛：今天算無事了。

沙子：唉！只是可憐依林，你（向瓦辛）也真慘受，何必挺直着腰硬往
上衝呢？

瓦辛：在上次德機轟炸時，我身上就穿了六個洞，這次連一個還沒有呢。
這樣算來，我還可以受六次傷，仍舊死不了，（稍停）但……
如果……那就或仁好了，起碼給別人開闢條前進的路。

沙子：我不願意聽你那麼說，不是別人，而是你和我們還要繼續往前進
呢。斯大林是怎樣說呢？他說我們還要往前進呢！是的，只有往
前進沒講錯！（沉思）斯大林……我跟你山大。瓦西利也維赤，
有時候不信這個，不信那個的，但卻永遠相信着他。當我那次聽
他怎樣說的時候，我的傷還沒有好，句子在耳朵裏混成一片，
但我却幻覺地漸漸地聽到他說：沙弗諾夫，一步也不許退！
就是死也不許退！勉力支持不許退，受十次傷也不許退，是的，
這也是他親自對我說的。

瓦辛：你真是個英雄家！

沙子：是呵，一點也不錯，連你也是一個幻想家，我們俄國人都愛幻想
家，正因為這個，我們打仗來才比別人勇敢得多呢。你怎麼
誤了解我的，因為你沒參加過上次大戰的，走，我們去商量商

……量，決定今天夜裏派他去。（沙子與、辛下，潘寧上）

潘寧：怎麼你這就哭開了。

舒潔：沒有麼……（哭泣着）依林真可憐呀！我在亂哭……

潘寧：舒潔！

（依林沙沙的哭泣，一聲不響地走到門外去。）

瓦羅：（上）這些那呵！方才我給弟兄們送了彈，敵人們向我們開槍，汽車給打壞了洞，真心痛，不過，我還好。

潘寧：怎麼，汽車不能用了嗎？

瓦羅：不，還能用，我對它說，你到修理廠去吧。它回答我說，汽車夫同志，請將我留在這裏，於是我就，呵，任由你吧，於是它留下來了，是，對於那輛小車子，真勇敢呢！

潘寧：你是同依林一起去的嗎？

瓦羅：嗯哼。主要的是我對他說：讓我再送你一段，我們會很快平安回去的，但他說：不，你不能再往的去了，我走一步走一步跟他吵了一會，他不聽從，我只有停下來——軍人是要服從命令的，如果他說了我的話，坐車了去，一切都不成問題了，我真可憐他，潘寧同志，救不活可怎麼辦呢？

潘寧：有什麼辦法，瓦羅，在戰爭裏這些都是免不了的，無巧不成書呵！

瓦羅：我們沒有什麼，只是舒潔……你大概也注意了……

潘寧：是的，注意了。

瓦羅：（小聲但肯定的）你知道嗎？他們兩個已經安排好了一件事，戰爭結束後怎樣誰也不知道，但他們已經決定在三十一號晚上夜深人靜的時候結婚，今天是三十號，他竟受了傷，潘寧同志，你說想不想看，還多慘呵，所以她才不停的哭泣。

潘寧：（注視着瓦羅）這都是你促成的，瓦羅，是不是？

瓦羅：假如有麼？

潘寧：方才所說的呵！「結婚」……三十一號夜裏……這極美極善，對悲劇，又可以增加人們的同憐心，所以你計畫了一套，是不是？

瓦麗：美麗些，難道這說不好嗎？

潘寧：不好呀！

瓦麗：要不然還是怪可惜的，他確實是個好人。如果有個好哥……那更
可憐了，真要使人流淚，他的太太現在還不知道在什麼地方……
如果他死了，他太太在半年以後才能知道……我靠老媽流淚。

潘寧：（沉思）是的，他太太半年以後才能知道——你說得真對，真動
人。

瓦麗：真的嗎？你不是在開玩笑嗎？

潘寧：不，不會開玩笑（稍停）瓦麗，你會卸手槍嗎？

瓦麗：會呀。

潘寧：無怪乎你是個司機的了，什麼都會，請勞駕，幫幫忙，替我把槍
卸開來，我好用它把它的說奪。昨天發生一件事，不知你聽說
了沒有，夜裏我們到斯洛巴達去了，大家都有點愉快。我現在是
特務科科長了，於是我不得不把這東西揣到手裏，領他們去。

瓦麗：我早就說了，弟兄們已經對我講過。

潘寧：講是講過了，恐怕最精彩的一段沒有講吧。後來有一個少尉走過
來對我說：政委同志，請您把槍交給他們，請他們擦一擦，不然
槍膛裏都塞滿了亂七八糟的東西，槍彈都會放不出來的。

瓦麗：（微笑搖手槍）還有可笑的事情呢。……

潘寧：什麼事？

瓦麗：他們說：以你的手槍套裏不是槍，而是香水、牙刷和牙粉，是
真的嗎？

潘寧：（躊躇）是真的，不過擦擦很方便。（柯茲洛夫斯基上）

柯：你叫過我嗎？

潘寧：（低聲向瓦麗）你到屋角去把它擦擦，隨後我們就出發。（瓦麗
走向屋角去擦槍）是的叫過。

柯：請問什麼事，因為我是從大街上特地下來的。

潘寧：沒有關係，不必急。我有一件事要提議你的注意，如果下次你
再這樣隨隨便便地槍斃人，我就把你送交軍事法庭。今天剛剛任

命你爲了這出題目，你姓……

柯：民？那……這兒有姓民的人嗎？一個沒有，但是只要換其他的大名，民姓不就行了嗎……

潘寧：別說姓，劉某（或王）上，在公堂上這道不行的時候，你也不是個小孩子，也應該知道，在刑部官廳之下，你死就死正法，在刑部官廳之下可以叫軍事法裁判。……

柯：潘寧同志，其怕我不是……（小聲）一個民，這是我們白雲人談話，說他是有什麼功夫在軍事裁判呢！我也得死，你也活不了，大家去是……我，所以他也快死了，我就給他一槍……早晚的事。

潘寧：丟開你這套套的把，天也好，地也好，反正是一個死，還有什麼勇氣！你的意思是腐化！

柯：但我死這陣間也在所不計阿！

潘寧：看見了，誰惹看見了，目前我這裏還是軍隊，我們這裏還有軍法，先給，去吧， equal 吧！（柯下）

瓦羅：潘寧同志啊！請你看我想想，我從前是在什麼地方聽到過他的聲音？

潘寧：誰的聲音？

瓦羅：去問連長的。

潘寧：不知道，瓦羅，我上那裏知道呢？怎樣，瓦羅，槍裝好了嗎？

瓦羅：就好，一，二，就好了！

潘寧：我們走吧。這件事我請連長到地方再繼續談吧。不過我們得先立下一個的，我讓你把車子開到那裏停，你就開到那裏停下，不准開着車子跟我講。

瓦羅：是的，交爲同志，不開車跟你講。

潘寧：這就對了，我是個女人，本來就不會開槍，所以事先要把你壓住，讓你一開頭就怕我。

（二人下，沙子與瓦羅上）

沙子：我真同情你，壓力山大，瓦羅同志也難去，取消你合法的休息，但是不這樣，又沒有其它好的辦法，今夜派你到第三連去值夜，因

爲第三道是我們那裏的腿線，依林他已經受了重傷，這是你所知道的，所以今夜的安全就全由你來負責了。

電話員：（白話要加而說話）上尉同志，第二道的電話。

沙子：就去，等等我就去。（沙子下，柯茲洛夫斯基上）

柯：你好，少校同志。

瓦辛：你好，二號政治指導員同志。

柯：上尉不在這兒嗎？

瓦辛：他什麼。（下）

柯：我怎麼得在什麼地方看見過你的，少校同志。

瓦辛：我已說過，我不能得在什麼地方看見過你。

柯：也許我看見過你，而你卻沒有看見過我。

瓦辛：也許。

柯：你是不是在尼古拉城住過。

瓦辛：住過，從一九二三年到一九二九年。

柯：也許正是在尼古拉城見過面。

瓦辛：也許，如果你在在那裏住過的話，請問你有何貴幹？

柯：我來領彈藥，但這要報告上尉的。

瓦辛：不，報告我也可以的，領槍彈嗎？

柯：是。

瓦辛：批你？（下）（寫條子）到請明瞭與對面

柯：（接紙條）不要上尉批准嗎？

瓦辛：用不着。

柯：對了，實際上你就是這裏的最高長官啊！

瓦辛：（憤然）什麼話！最高長官是沙弗琴夫上尉，本城衛隊司令官是他的參謀長，這點你該是很清楚的。

柯：當然，我這樣說的原因是，你的階級和頭銜地位不相符合，使我有點驚訝……

瓦辛：（起立，但使我驚奇的是，你的地位與你的學問不相符合，能新說的話和你所做的事不相符合，我們說話的內容與當時情勢

不相符合！

柯：（緩緩坐下）你怎麼啦，少校同志，我是無意的……

瓦辛：（憤然）跟長官談話，要站起來！（柯起立）你可以走了，這裏沒有什麼事了！

沙：（上）什麼聲音，你們在這裏爭論什麼？

瓦辛：上尉同志，這裏談不到爭論，我是在糾正二級政治指導員流裏古的態度。可以到第三連去了嗎？

沙：是的，是的，可以去了。（瓦辛下）

你爲什麼和年長的長官爭吵，下次不許你這樣。

柯：報告上尉，我並沒有同他爭吵，我拿他當自己人看，跟他隨便談談，而他竟發了脾氣，簡直是個……知識份子。

沙：什麼叫知識份子？你連個沒有知識的東西，你連這個字的意義都不懂，還得意呢……如果把你這樣的混球送到大學去，受上五年罪，那你也會變成知識份子的，如果不受這樣的罪，那衆就成不了知識份子，就是這樣一點區別。我是不許任何人欺侮上年紀的人的，你可真會說：「我拿他當自己人看，跟他隨便談談」，怎麼，難道說他不是我們自己人嗎？當你光着屁股在桌子底下爬的時候，他爲了打德國鬼子，已經得了三個「喬治」勳章了……去吧！

（格探拔上）被騙就是像嗎？

格：是我。

沙：活人？

格：活人。

沙：也許不是你，是你的靈魂？

格：算了吧，那裏有什麼靈魂，靈魂在天空裏飄蕩，而我是在地上用親生的兩隻腳走來的，醫學是不能承認靈魂的。唉！看你們這裏的破亂樣子！你怎麼不換換官邸呢？

沙：何必，他們撞過一次釘子，下次就不敢再來了。

格：有道理。

沙子：（喊）舒蕪，看格羅拔來了！（舒蕪上）

格：你好？舒蕪！你好？女主人！你好？溫柔的女郎！

舒：你好，格羅拔！你好？

沙子：快帶他到後面吃的，既然下雨不出來，我們這裏有他的一份的。

（奧）瓦麗！（瓦麗上）

格：你好？瓦麗！你好？榮譽的女郎！你近況可好？阿諾申小姐！

瓦麗：我和別人一樣，格羅拔同志，大家怎樣，我怎樣。

格：那麼大家都是怎樣呢？

瓦麗：大家那就難說了，一人一樣。

沙子：噯！你們怎麼不喜歡呢？他活着回來了！

格：（搖手）她們是不歡迎我的，她們把我當作一個壞人看，她們不喜歡我的心直口快。

沙子：他們是誰誰呢？

格：比如舒蕪和瓦麗，一般說來，她們女人們全體都不喜歡我。

沙子：噯，小姐們（做勢使出）（舒蕪瓦麗下）你去過了嗎？

格：去過了。

沙子：有什麼消息？

格：有消息，說我們準備進攻呢！

沙子：是嗎？那我們全體都得救了，格羅拔是不是？

格：也許。

沙子：噯，格羅拔，這話我對誰都沒有說過，現在要對你說了。我有時候真想活着，讓我和那些——我周圍所有的人——都活着！是的，活着！你方才說的什麼？他們要進攻？

格：可能。

沙子：你向他們怎樣報告的。

格：依照你的吩咐。先請他們接教，但如果這會影響到全黨行動計劃時，那我們就不要增援了，還有，噯，我們無論如何，仍然還想活着，這也說了。

沙子：這話也說了？

格：也說了，就是不說他們也會體驗得到這種心情的。

沙子：他們給我們的命令是什麼？

格：關封的公運我當然不能命，因為我是裝扮一個逃避紅軍的舊地主。
至於口頭命令是堅持，堅持，堅持！詳細的情形，由飛機給我們送過來。

沙子：再沒有說什麼了嗎？

格：沒有說什麼。

沙子：哦，那麼是，詳細的情形，什麼時候開始進攻，在什麼地方都不知道……

格：沙弗諾夫同志，詳細情形，我在最高軍事委員會的會議中呢。我是見過將軍了的，他不想讓我們能搞子，所以只說些話吧！

沙子：到他那裏去不好走吧！

格：我是有辦法的，有的地方我盡量，有的地方我隱瞞，有的地方我坦白，這就是真真假假的。將軍本不想於我回來，他亂替我找，留在這裏吧！我回答說：我的性格不允許我留在這裏，我很清楚們，那裏等我的消息者等得愈急的，他說：我很快地就會派人去通知他們的。我說：他坐飛機，我穿雨鞋跑去，要比飛機快得得多呢，於是我就來了。

（老人入）

老：各位好？

沙子：好。

老：我有一件事來向你們商量。

沙子：請講（感類）這些麻煩事……

老：不僅我自己，還有兩個人呢。

沙子：那末，你們是怎樣呢？我自己什麼都沒有，向你們領有什麼用呢？如果是關於糧食，那我發多少，就發多少，每人都平均分配，我領多少，你們也領多少。

老：不，我們不是爲了吃的。

沙子：如果是爲了喝的，也是一樣呵，我分多少水，你們也分多少水。

跟前，在說計外話時，我看這件事的真相，也都在眼前了，人生何必不同的幸福？等等，這時才現在我的心中。這起起落落的時候你才真正拿過來試了，這不是甚如這一生？她也很愛你，這樣一來，什麼一頓都迎刃而解了。

沙子：別討厭！我只是爲她抱心而已，沒有別的意思，我們還是打仗吧！（瓦麗上）

格：是的，打仗是一件嚴重的事，瓦麗，這女人們都站到的試去了，但無論如何，我也不會讓女人們去冒險的，沒有你們，女人們，我們的人生便失去了意義了。

瓦麗：打這說，我們女人除增加你們男人們的人生意義以外，就不能做別的事了嗎？

格：當然，當然，上帝的創造女人是爲了什麼？還不是給人生加了點趣味嗎？在戰爭的時候，人生是比任何時候需要點趣味的。

瓦麗：根據你的意思，人生是一枚遊戲糖，上邊還要掛玩在內嗎？

格：就是，這甜又怎說呢？很可能呵。有些人就不明白，爲什麼一男一女兩個人互相地嬉嬉，就會不約而同地微笑起來呢？我堅決認爲女人是人生的點綴。

瓦麗：你的話，在部隊同志，我聽不慣。

格：爲什麼？呵！

瓦麗：因爲是你剛才所說的，我很願意打你個嘴巴，我不喜歡你，正因爲是你這那壞嘴。

格：但我並不一定要人喜歡呵！

瓦麗：我們是多餘的，談這個問題。

格：怎麼多餘？還是我們對女子所扮演的角色之觀念，在原則上的分歧，依此而言你像瘋子了嗎？

沙子：有點。

格：給你一丸半怎樣？

沙子：不必，現在對我的特效藥是若軍何日的時候再回到我們這裏來。

格：解決這個問題，在醫學上是無從爲力了，我已經說去了，我們

個頭大身輕過去幾次一樣的要有人撐起不倒的呀！
裏面已經烤死了，我以為這應該活着的却殺死了，以為該死了的，却反被活了。一定這樣。（下）

瓦麗：你累了吧？

沙子：當然累了，那是需要用靈筋的，這不是轉輪盤呵。

瓦麗：那把，千萬別就問起玩笑來了，什麼叫轉輪盤，你不也轉輪盤嗎？

沙子：當然囉，就是轉輪盤也得加以思考的，不能像你那樣不用靈筋。

瓦麗：怎樣？

沙子：怎麼樣？我坐在你車子裏，咯吱咯吱地響得我心痛。

瓦麗：沒有壞什麼，那是機件裝裝得不好，我是按照規矩開那車的。

沙子：不對，在凹凸不平的地方，你忘記了剎車。

瓦麗：沒有忘記！

沙子：忘記了，我說你忘記了，你不要欺騙我，你不要以為我對你客氣，你就欺騙我了。

瓦麗：我什麼也沒有以為，我只是說我沒有忘記剎車。

沙子：好了，好了，算我受錯了，你可別向我受這大的誤，我會嚇動的。

瓦麗：（嘆）我要怎樣開，你就怎樣坐，我是指揮汽車的，因為我是轉輪盤的，明白嗎？

沙子：明白。

瓦麗：你還是去睡吧！你已經三晝夜沒有睡覺了。

沙子：你在那裏知道，你剛回來？

瓦麗：我知道，我聞識。

沙子：聞誰？

瓦麗：誰任問門就是了。

沙子：嚶……（稍沙）嚶，瓦麗，我的好瓦麗。沙漠真的小偷賊，兩天以後你又得跑一萬了。

瓦麗：好。

沙子：有什麼好？用什麼好？也沒有。我現在沒有第二個人選了。這不然，這這一輩子再也不會有人要娶你了。

瓦麗：爲什麼？

沙子：不派你就是不派人，一般說起來多少買個便宜，明白嗎？

瓦麗：明白。

沙子：恐怕你得到瓦西利亞裏去一趟（瓦西利亞）告訴他這事更確切。如何如何的詳細計劃亦請你通知他。但還不要忘記，別要有絲毫一句也不說半句。

瓦麗：好。

沙子：不是好不好，是你要這事做，你已經去過兩次了，第三次還得你去，因爲這需要你去辦妥。

瓦麗：依烏尼吉奇，大家都說河呀、山呀，當他們想到祖國的時候，一定是想像著一著像大的草原。但我却不然，在初唐古拉城，我們的小房就建在岸上，房前是一條小河和幾株小白樺樹。我在樹邊上，曾架過一架小鞦韆，當人們對我這鞦韆的時候，我就立刻想起那兩枝小白樺樹來——這也許不太好？

沙子：不太好。

瓦麗：當我每次想到小白樺樹的時候，就想起我的祖父，哥哥站在那樹下。裏，當我想起哥哥的時候，我就想起我的家在草原地那地那科夫那地。又想起那火車路，又想起那草原的草。於是又想起我的那架鞦韆。一切一切就都浮現出來。於是我就想到那兩枝那兩枝小白樺樹？於是又想起那兩枝小白樺樹來，也許這不是很好吧！依烏尼吉奇。

沙子：不，這很好，你們大概都忘記了我們中間的。一個人有一個人思想。等你來時，我人會告訴你。這事是太複雜了，不過這事可大意，我本來要告訴你一些事情，但算了罷，等你回來以後再說吧。

瓦麗：如果回不來嗎？

沙子：如果聽不進他話，那就不說更沒關係了，（以大衣覆蓋，個人沙
發上，閉目倒閉）

瓦麗：盯著吧，打什麼的。

沙子：簡直不聽話了，睡不著。

瓦麗：你試試看，我給你唱個歌。

沙子：什麼歌？

瓦麗：給小孩子唱什麼歌——搖籃——（唱）睡吧，我的小寶貝……你睡
覺就閉了子吧。那裏你唱給孩子的小寶貝。

沙子：好，等你回來，我就把一子閉了。

瓦麗：如果回不來，你就連鬚子都不閉了嗎？（稍停）如果這樣的話，
還是回來吧……（搖籃）

沙子：手睡不著。

瓦麗：手臥也不行嗎？

沙子：不行。（稍停。沙子合眼，隨即入睡）

瓦麗：你不知道嗎？依萬尼吉那，要是不抽去的，第二天還有些的格。
現在一點都不行了，我像那裏看應來的，回來好讓歌到鬚子。
你一定要在等，大家都要在等，你怎麼不說話呢？（發現沙子已
入睡）噢！已經睡著了，這我就睡不著呢？（趨向沙發處歌
而進，然後轉過頭坐在桌子上，輕微地唱道）「……他走
出來送你，你却把「帕」算」。

（幕下）

（第一幕完）

第二幕

第四場

佈景：哈利託諾夫的家，一個地方私醫的舊式家底，一間大餐所，同時
也好像是一間接待室，有門數個，櫥櫃二：一爲漆面，一爲白色的
的鑲嵌。

人物：奈米奇坐於維爾森和羅生別，維爾森吸着煙，喃喃地在背誦着
法文。

羅：（打開帶拉鎖的旅行小篋，拿出許多遺物，照片和各種文件，擺
佈在面前）怎麼，維爾森，你還在練習俄文嗎？

維：是的，還在練習。

羅：那很好，因為我們不會很快地離開這裏的。

維：你覺得戰爭還要拖延得很久嗎？

羅：戰爭嗎？——不，不會很久的。只是戰後……侵略者可以戰戰兢兢
他征服的民族。但是他却別要整齊他的語言，那怕那種語言能夠
叫他得學，在外國是有些人也不能信任的，維爾森。

維：可是你却信任哈利託諾夫呵！

羅：是呵，這是因為他是個沒有良心的人，假如我國援軍到來，他們

而她們的丈夫們也許不像你，而是純粹的俄國人，是不是？

哈：我不明白你的意思，上尉先生。

羅：不，你非常明白我的意思，請告訴你太太，替她們送上我的咖啡茶來。

（哈下）

聽見了嗎？科爾哥，她的姊妹都有丈夫，可能——而且她們。另一個是少校，當然，是不是這樣很悲劇空，真可惜。他可能那天就在這裏出現，而她——這位少校的大娘子，卻不會帶一兵一卒的打來我們，而不會讓我們來打死他的，真驚訝，這真是這樣，這現在你明白了嗎？

（哈拿掉茶具上）

請問，哈利托維夫太太，你的姊妹們都有丈夫嗎？

哈妻：都有，上尉。

羅：他們都是俄國人嗎？

哈妻：是的。要喝牛奶紅茶嗎？

羅：不！請你不要羨慕她們的丈夫是俄國人，科爾哥，你明白嗎？

哈妻：她也是俄國人。

羅：我不是這個意思，請你不要誤會我的意思，科爾哥。

哈妻：那末要不要把水端來呢？

羅：（堅定）拿來吧！我們馬上就來。

（哈妻下）

（向維羅森）你看，此時的戰爭，多麼可怕！

（二人走入房聲自己房上）

（哈妻捧水瓶上，哈羅上，樹上站定，科爾哥和維羅森坐在桌前，科爾哥作厭煩着）。

哈：哦！你幹着什麼？

哈妻：我在祈禱，請上帝保佑他們。

哈：保佑誰？

哈妻：保佑我們自己人。

(哈裏出與沙母同坐，沙母與羅生對面，羅生頭巾歪在旁)

沙母：可憐的哥們們！

哈：小可憐！

沙母：打死人了，就在我跟前把他打死了！

哈：犯誰打死了。

沙母：丹黛，我們的鄰居丹黛，她就要生臨了，我想無論如何，你總該是「打斷」，我就帶她來找你，我戴瞎了眼，找到了你這破廟！兒子就躺在你的窗底下。

哈：不要！他該打死了，與我何干？

沙母：完全無關，五點鐘以後禁止行人，這若槍斃的命令，是不是你給字公佈的？！

哈：不是我，是警備司令公佈的！

沙母：是你！是你這可恨的東西公佈的！

(羅生別開聲自搖敲房間門，立於門側)

羅：誰在這裏？

沙母：我在這裏！你們爲什麼把一個女人，在樹上亂隨便便地打死？

羅：什麼女人？

哈：她……她到我這裏來——是她的一個鄰居要生小孩，在樹上走哨兵就向她開槍了。

羅：是的，他做的很對；警備之鏡是禁止行人的，所以那要是對警備之槍打死的人，女人也好，不，女人也好，都是對的。關於你是——
(向沙母)因爲在黃昏以後行路，我也要把你拘留起來監禁。

沙母：對吧！但我也像她似地有死吧！(奔向羅生側)我恨不得用我兩隻老手扼住你的喉嚨，扼你……

羅：(轉身向隔壁房間，鎮靜地)勢必也得請你上級刑台了。

沙母：隨你的便好了！

羅：(向哈)她是什麼？

哈：沙弗諾瓦。

羅：她家裏有人在軍隊裏吧？丈夫呢？兒子呢？……？

哈：（驚……刺……殺……）……我不……

沙母：有，丈夫和兒子都當兵。

哈：值日兵！將來兵把你殺死了。

哈妻：（奔向沙母，相互擁抱，欲立）我的兒子也當兵，把我也殺死吧

哈：我憎恨你們，憎恨你們！

哈：瑪莎，你……

哈妻：你們這些劊子手，我憎恨你們，但是我們——是朋友，我們的兒子都在那裏，是的，都在那裏裏！（欲泣）

哈：值日兵！把她們送到指揮部去……（希察走後）把這個破爛巾的帶去（指哈妻）把這個留下。

哈：謝吧，上尉，她下次不會再這樣了。

沙母：謝吧！謝吧！跪到地上叩幾個響頭吧！（值日兵趨前抓住他的手）

（向哈）我奉勸你這個德國人的狗，現在回不知是你一口箱快些！（向哈面上舉去）

（值日兵把沙母拖下，哈妻無能為力地哭著）

哈：上尉先生，你不要逼她，她有點……的惡病，她引過去個是朋友。

哈妻：你放心吧，醫生，看能他的身上（向哈妻，一字一頓地）我才原諒了你的太太。我怎麼能忘記你的勸導呢？無論如何你會給我開了十七個共產黨員的名單，而且那天又加上了每晚，你又指給我民警局長加甫利希夫就的地方，你又告訴了我以前那了你那歡消藏在什麼地方，你說……好了，我不再往下說了，因此這好像很使你太太都過，有的……了……大的動力，她不但不能喜歡，反而哭起來了，那末就了吧，安撫安撫她罷。（走入隔壁房間）

哈妻：（聲音細弱）這都是真的嗎？

哈：真的，是的，真的！你還不感謝我——這樣胡鬧了一頓，還沒有要……起命令繼續！

哈妻：我不加添着，我對死這事倒挺想的，有時想死這事倒挺有趣的，種列，向古去想一死了之……

鳳：（向郭（壽司上）哈）壽司太太，你不要這了家裏囉。
（哈上下）

鳳：（低聲向哈）我這就走了，你好好照顧自己，……（鳳下）

哈：有！

壽：唉！你這人，怎麼會替人死的，是命好，還是？

哈：是命好，……是命好，……

壽：你這人，怎麼會替人死的，是命好，還是？

哈：是命好，……

壽：是命好，……

哈：是命好，……

壽：你這人，怎麼會替人死的，你也應該歡喜的，是不？……

哈：是命好，……

壽：不，……不是「德」，而是「德」，……

哈：是，……

壽：我……

哈：不，……

壽：你這人，怎麼會替人死的？

哈：是了，……

壽：如果他……

哈：當然囉，……

壽：那末，……

哈：……

壽：看樣子，你認識這人。（以手覆眼）……

你怎麼不說話呢？

(哈曼給羅曼倒酒)

哈：(對羅曼)夫人，請到「新」的丈夫吧！

(羅曼：「新」的丈夫，這話聽起來多麼好聽！)

羅：(強生，喝著酒！)

哈：(對羅曼)夫人，請到「新」的丈夫吧！……不，哈曼……

羅：(對哈曼)請到「新」的丈夫吧！……不，哈曼……

(哈曼：)

(哈曼在沙發上，以手掩面，哈曼去搖鈴)

哈：(強生！)

哈曼：(強生！)

哈：(強生！)……(強生！)……(強生！)……

哈曼：(強生！)……(強生！)……(強生！)……

哈：我們想……(強生！)……(強生！)……(強生！)……

哈曼：(強生！)……(強生！)……(強生！)……

(強生！)……(強生！)……(強生！)……

羅：(強生！)……(強生！)……(強生！)……

(強生！)……(強生！)……(強生！)……

哈：(強生！)……(強生！)……(強生！)……

(強生！)……(強生！)……(強生！)……

羅：(強生！)……(強生！)……(強生！)……

哈：(強生！)……(強生！)……(強生！)……

哈曼：(強生！)……(強生！)……(強生！)……

哈：維爾華先生，不是我幹的，……懣了我吧！

維：你們以為我具有功夫去判的官嗎？兩分鐘以後，我就把你們兩個人一起殺死！（開門）來人！

哈妻：（緊抱着幾乎失掉知覺的丈夫，做「驚」的「呼」聲）「啊！」誰殺死了我們的孩子，我們殺死了你，——你這凶手，我們認爲報仇的，我們要再接再厲地殺死你！

（幕下）

第五場

佈景：海岸夜步，大樹叢，到海濱的階梯上，對面一層屋棧的後牆。

人物：瓦特與沙弗羅夫。晚上，沙在散步。

瓦：依卡尼吉奇，你聽見了嗎？

沙：好像是聽見點聲音，只是不敢相信。（聽聽風聲）

瓦：現在呢？

沙：完全聽見了。

瓦：這五六時口徑的榴彈砲！有彈匣在彈匣裏嗎？十二發呢左右。

沙：亞力山大，——西瓦也信家，你這話聽大了。我們已經相信的，自己相信還是我們的大砲在響，——這砲口口徑是到河堤出來了。

瓦：報告上說，我的耳朵，對砲火的聲音聽覺敏銳的，從三十八年，——而且，我在三十八年的服役中已經聽膩了——你到河堤去，——分辨出來吧！吼聲。

（頂砲砲轟聲）

這是八吋口徑的大砲在響。

沙：開砲了，我們向敵人開砲了。嗚，——（響砲火聲，亞力山大。）
國民軍的赤，這是什麼事？（沙弗羅夫）

瓦：這是反攻呵！這是砲火的聲音，嗚，——

沙：來！讓我們一起喊一聲「萬歲」！

《二人齊呼「萬歲」！瓦麗上》

瓦麗：奉命到！

沙：幹的不錯嗎？

瓦麗：總算。（沙敲擊）是呀，你對人對，……了。

（沙沙）上午我同車行（說）……

沙：正午同車行（說）……

瓦：報告上呀，……

沙：不過拂曉……

（瓦辛下）

我們軍隊……

瓦麗：不過……

沙：不，現在……

瓦麗：我也……

沙：我們……

瓦麗：噢！夜光……

沙：還是……

瓦麗：有什麼……

沙：庫倫，這是……

瓦麗：（突然……）

沙：什麼？

瓦麗：沒什麼？

沙：不會……

瓦麗：上次我在你母家那裏，看那條狗在叫，我就隨便問問牠的事。

她說：你別看，看其他狗，牠們比牠聰明得多，牠會叫牠的狗名。牠牠是怎麼樣？牠會叫牠的狗名？小心呢。你沒有牠的狗名？我還沒有呢。牠叫什麼？她說：牠叫牠的狗名，牠們不叫了。爲什麼？牠們不叫，牠們就叫，牠們就叫了。

瓦麗：（收斂情緒）

瓦麗：不要動，沙弗諾夫，請我穩定，（和沙）和向沙，他她她兩聲笑，叫牠們兩聲，但是自從牠們來以後，你再也沒有聽牠們叫了，爲什麼？——那不是牠們嗎……

沙：正是因爲過去是說亦說，所以現在才叫了，（和沙）和向沙，牠們叫了……（又收斂情緒）

瓦麗：不要動，這又是格羅波家行這樣說的，是不是？

沙：這和格羅波有什麼關係？

瓦麗：我知道，他對每一個人都這樣說：我們的生命只有一次，這是個很可憐的女孩子……明天……（沙）他也不能預料，也許會死呢！（沙）牠們叫了，因爲牠們也怕死……（沙）牠們叫了……

沙：（輕聲撫着瓦麗的手，溫柔地）你給它什麼？我這漢裏的小狗……你給它什麼？你……

瓦麗：最近我……看牠們的時候對我說句好話。不知道因爲什麼，我今天終於相信，不，你不要以爲我……（沙）我像有點怕……這沒有多大關係？

沙：它沒有多大關係。說句好話的話……（和沙）你看，手鬆了嗎？預防意外？

瓦麗：沒有帶，我把六輪子卸下了，因為太冷了。

沙：（握着瓦麗的手，以極其有力的手從瓦麗手中，從一小巧玲瓏的白蘭地）你，把這杯帶去吧。

瓦麗：（和沙）謝謝，如果沒有什麼……（沙）如果別人找我……謝謝……

沙：（和沙）如果別人找我……（沙）現在我要對你說句話……

其餘的以後再說。以後，當探軍來到，當然不會再以為其爲因得
玩次要者，所以今天才這樣地時機，歸地而歸。（別修）（沙、
瓦走向別修）

你打算把槍放在什麼地方？

別修：槍放在這裏。

沙：最好還是把它放在一處安全的地方了，別修……

（二人下，台上無人，以後的佈景（六）——一兒沙上門，別修
，別修打口哨，有人打口哨，柯爾夫與瓦上）

柯：你來了嗎？

瓦：來了。（隨着沙、瓦走上的方向）

柯：別修呀，她到底裏面散步。

瓦：有那兒他聽說了些什麼嗎？

柯：沒有，我不需要聽，我不需要知道的，你去得替羅生別先生……

瓦：他已經死了。

柯：死了！那末是誰派你來的？

瓦：亞爾曼上尉。

柯：那末亞爾曼上尉。第一，他們在司令部裏有所察到——這是在
在軍隊中幹什麼，確實怎樣，我還沒有探聽出來，不過有所。謀
是事實。第二，大約在……時候，她——就是方才你看見的那
個女孩子——要在別修口信上問寫，她姓——阿諾申柯，名字叫
——亞爾曼。

瓦：她與你年的關係嗎？

柯：好像私了。

瓦：她身上帶有文件嗎？

柯：當然沒有，不過如果她離開地……也許……

瓦：那當然了，只希望今天嗎？

柯：當然的，半小時以後。

瓦：那末，半小時以後走了。

柯：那末，你再去告訴亞爾曼上尉說，我預定對付我舅父的計劃……

要什麼東西！

柯：（向瓦）……你……也……赤！（稍停）沙沙舅舅！

瓦：不要我走了，有什麼問題！

柯：真的，是半句。

瓦：啊……（向柯）……

柯：……（向瓦）……

瓦：什麼？

柯：……（向瓦）……

瓦：是的，記不得了。

柯：你想一想，尼古拉頭夫城，三聖祠，你常來看我的母親，那時我只有十五歲。

瓦：怎麼，你又是……

柯：（向瓦）……

瓦：你的母親還在嗎？那末你來這這裏是做什麼呢？

柯：我……讓你看我女兒好了，你看我女兒的臉上，看在我舅舅的面上，最後看在我母親的兄弟的面上，你是應該了解我的。

瓦：好了，說說！

柯：我想教你一命，明天德國人決定最後一次攻城，我們大家都活不成了，你也活不成，如果……

瓦：如果你……

柯：如果你不……

瓦：那末，你……

柯：不，我不說……

瓦：那末你……

帶去點文件和地圖，如果決定投降，就找幾個俄人當頭，要他得
像個大人物，像個軍官一樣，而不能像個小孩了，畢竟你連一
點都不懂嗎？

柯瓦：是的，你說的很對，可是……
柯瓦：可是，你自願在耶裏把槍出賣嗎？就是拿這錢也該把你出賣
的，何必拿這錢呢？不要太小孩子脾氣了，要給人得放大，
別別上學。我們沒有多餘的錢了，到了，這每一件事，不知
道你注意了沒有，你自己是個偵探，但你知道半小時後，阿諾申
柯要在耶裏，他海軍嗎？你把這事通知了你們的眼線了嗎？本該
沒有想到吧？

柯瓦：不，想到了，也知道了，不要把我估計得太不中用了。
柯瓦：對不住，如果這樣好極了，到天亮只有三個鐘頭了。
(二人下)

第六場

場景：沙弗諾夫司令部，夜間。

人物：晚飯後，格羅夫與諾寧坐在桌旁，舒恩在收拾桌上的餐碟，
格在低聲哼着調子。突然，依林坐在沙發椅上。

格：(向依林)依林，天地間那部機器是怎麼工作的，前幾天你差不
多已是個死人了，現在又差不多是個活人了。

依林：傷口愈輪呢！

格：當然還得痛的，但是已經不要緊了，如果現在沒有花，到結婚的
時候一定會安好的。

依林：到結婚的時候？(從軍械小口袋裏拿出一張照片)

格：你拿的什麼東西？

依林：老婆的像片。

格：拿過來看看。

(大家一盤子盤地傳個像片)

不雅。(還與情事)

- 麗：是前，很漂亮。(遞與依林)
- 依：年年不見面了，大概他長大了。
- 格：再給我看看！(取照片，看後)不會了，他長大了。
- 依：不會了？
- 格：不會，她一定是個很賢惠的女人，她對人對這事一定都有分寸的。她不會怎樣的。你這照片給了她？(依林)：向這(拿)照片看，怎麼看呢？
- 潘：別成了！(依林)：不知不覺，這就說開了？
- 格：給我看看你的吧？
- 潘：不，這什麼不給也？(依林)：這就給了。
- 依：這什麼看又有什麼關係？
- 潘：(從衣袋內掏出一張照片)：(依林)：這就給了。
- 依：(看照片)：(依林)：這照片上這個人是誰？(依林)：這一定就是這個人吧？(依林)：這照片上這個人是誰？
- 沙：(上)：(依林)：這照片上這個人是誰？(依林)：這照片上這個人是誰？(依林)：這照片上這個人是誰？
- 潘：很遠了。
- 沙：格！我怎麼看不見你的照片呢？
- 格：什麼？但據他的脾氣，他這照片一定厚厚地包在書裏了？
- 依：這就不然了，親愛人舒舒，(依林)：這照片上這個人是誰？(依林)：這照片上這個人是誰？(依林)：這照片上這個人是誰？
- 舒：當然不送給你！
- 格：怎麼樣，我說對了吧？好在我們這照片，(依林)：這照片上這個人是誰？(依林)：這照片上這個人是誰？(依林)：這照片上這個人是誰？
- 沙：你不要在這上扯，你明知道又有人人說了……。

格：爲什麼不派我呢？

沙：派你的時候也快了，我是留着你在不得已的時候用的。

格：什麼時候才是不得已的時候呢？

沙：如果她回不來，就派你去。

（遞過槍管，默然）

瓦：現在只要再宰幾個俄人就行了。（向潘寧）我的特務科科長，你也得去請條來了，我的槍又沒帶。

潘：共黨，每條命和俄國命都去，這真自誤了……等我們白俄軍會師之後，我要寫一點文章，題目叫做「我的德國人」，這後我怎樣以從前只拿拿錢的手殺死了第一個德國人，我的腦子裏現在閃過了一個最普通而崇高的意念，就是如果我們每個人都能親手打死一個德國人，那末他們的軍隊連一人一馬都剩不下了，但在那一萬俄軍，就是必須每個人都要打死一個。

（瓦草草出上，柯巷巷用听基隨上）

瓦：營長同志，柯巷巷柯已帶他過了海關了嗎？

沙：（看看）柯巷巷柯已帶他過了……現在恐怕已經……什麼事？

瓦：她在那裏呢？南渡口嗎？

沙：是的？怎麼？

（偵偵口角）

瓦：立刻回去的快些，給我帶南渡口，快！

（這時與瓦草草立的柯，迅速掏出了手槍，但瓦草草早有準備，側身一閃，攔住柯，擊之後槍落地）

（要拿槍以爲瓦草草會使用它）

沙：這是怎麼一回事？

瓦：潘寧同志，立刻把他帶去押起來！

潘：（開門）加爾瓦洛夫！

（紅軍士兵上）

潘：（開開門）進去（柯不動）怎麼？

（柯、潘、兵相繼下）

- 沙：好（《向克》那了，可以地這情我，我對地知很明。
- 瓦：我十年沒有看見他，他的樣子完全改變了，但是他的心一點一點，總還可以認得起來的。……現在我自認是份。
- 沙：那要談得到什麼處分，爲了這樣一條狗，還值得改變自己的情緒嗎？就算他是你的外甥——管他的，給他一槍，你試過這試過外甥了。潘寧同志，把他帶去。……每一分鐘，每一秒鐘，每一刻都不要就談過長的時間，不要讓他活到天亮，那是多此一舉的，明白嗎？
- 潘：明白，（走向房門）加比利洛夫，把他帶下去。
- 兵：走！
- 柯：（走過瓦辛面前）你啊！我死了，但是你會得到報復的，你……你不是我的舅舅……。
- 沙：當然他不是你的舅舅，誰願意給你這樣一條狗做舅舅？
- （潘寧、值日兵下）
- 瓦：營長同志，我要寫一但報告，請求調查我與這件事的關係。
- 沙：算了罷！還有什麼機會？我們沒有功夫寫報告，明天我們還得去殺呢。（頭俯桌上，默然）
- 瓦：你怎麼了，依凡尼吉沙？（沙不響）
- 你怎麼了，依凡尼吉沙？
- 沙：（嗚呼）她來不及把這極慘的病情傳達過去，但是我們可以設法拯救，——我這這這這這，她決不再被驚……但如果……那她也決不會把這事說出來。這天也，瓦西就也什麼，她如果堅決不開口，可能發生什麼不幸呢？無怪她決不說他見他的名字；他是被敵人探聽見是他，聽見的，做我們也沒有猜到，其實沒有辦法，在天亮前，我們要爭取到把這事說出來，一切問題都解決了。
- 依：（開門）報告！營長上尉同志，軍部的飛機投下一隻通訊筒在這兒。（沙不響）
- 沙：軍部的命令！……我很久沒有聽過命令了，讓我自己獨立行動吧！

再也想不出辦法了。（喘着氣）唔……唔……（長嘆）唉！加緊，……瓦辛！唔，我們那恐怕要把革命的命題打消了。……唔……唔……唔……我們也得援助軍部呵！現在只好把橋樑……把這處的短暫時間在一旁了

瓦：怎麼！

沙：不，不，不，（把命令遞給瓦辛）值日兵，你去打個電話通知所有的官兵們說我召集緊急會議。（依林下）瓦辛同志看完了嗎？

瓦：看完了，後邊軍長還對了幾句話呢。

沙：（拿命令來，低聲絮語）喂！同志們聽着！軍長保衛附下一句話是：（朗誦）親愛的沙同志，那時我……沈思，沈思的隊長！牢記着哈桑說吧！（沈思）是的，哈桑說……那時是打日有人，現在又在一起打德國人了……。

（潘寧上）

怎麼？解決了嗎？

沙：是的，至於供詞，……

沙：用不着了，這已經成了過去，潘寧你看，我們到了軍長的命令。瓦辛同志，把地圖拿來，我們準備已打過沙灣了，把（人）和（水）冰過了，我們原來準備是斷他們去路的前面，現在看來，沙灣了。軍長命令我釋放城市，以全力攻（沙灣）後，只把（沙灣）攻到就夠了，以便我們軍隊能通過（沙灣）後，（沙灣）後，這地軍長遠大的計劃，大家都明白了嗎？

（瓦、潘寧要明白了）

沙：雖然明白了，但是這事是不太容易辦的。潘寧等一會我在會議上我們還得費一番子費呢？因為炸壞各種和佔領已經二件都比起來，簡直是小巫見大巫，人家都已經疲乏了，大家都在希望着兩天以後就會得勝了，但是現在還得讓他們去在（沙灣）——這話實在不太容易對他講，……

潘：沒關係，可以講的。

沙：那就好比一個人打了半年仗，好不容易等到了休假，忽然在假時

們……（他）現在由我親自帶頭一批人去攻打那處堡壘，你，瓦季丁，你帶一些人，再帶我們那兒的軍隊口做突擊隊的模樣，但是必須保證這隊人，使他們顧不得兩腳分不開身，使他們以全力對付你。

瓦：這是說，要做進攻？

沙：是的，進攻，但是關於這件事，只你兩人知道，你的部下不要認真，的臉，要去洽命。此外我還要請來同志做你的政治指導員。

瓦：督長，你相信他們能上這堡壘嗎？

沙：我相信，我相信格羅拔會使他們上我們的堡壘的。

（格羅拔，着個上上）

格羅拔：進來，聽我說，你到對岸去，找到瓦西付，告訴他不要好鬥了，记住了嗎？

格：記住了。

沙：做完了這件事就……

格：就回來？

沙：不，做完了這件事……就到總軍司令部去。

格：是……

沙：告訴他們……去是一個打擊，坐過來，現在又完了軍，不過得到一點消息，軍中，並且還帶一點……消息給他們，就是因為消息到了，所以今晚我決定帶着海就在兩渡口附近交戰，記住了嗎？到了交戰的時間告訴他們，就是在早晨三點鐘。

格：記住了。（）（）

沙：他們當然會罵我罵得你的，但除非一口咬定，就是把他們咬死，你也決不鬆口，到時他們就只好相信我的，但是，在命令下，他們也會把我捉起來當人打的——如果事實不是玩弄的話，他們就會把你槍斃。

格：那末，到底究竟是怎樣，還是不好說呢？

沙：事實不是這樣的，格羅拔同志，我的好兄弟，事實不是這樣的。

（唱）假使我得不到那辦法，世樣個了，這命命，這命命，這命命了
，你只要記住一點——就是很多人命命命，這命命命命命。

格：那末好吧！（向沙）我臨死的時候，可以唱歌嗎？

沙：可以的，好兄弟，可以的。

格：既然可以唱歌，那末沒問題了，（要封信給沙）請把這封信轉給我的女兒。（向沙）如果在那寒風飄飄遇到瓦屋，關在一個牢裏受苦的時候，有什麼話對她說？

沙：有什麼可說的呢？你如果能遇到她的時候，先看看她的情緒，如果沒有必要的話那就算了，你只可以寫信時，你總睜着眼睛告訴她；沙弗諾夫讓我告訴你，他愛你，他死了。

格：好！就這樣吧！謝謝！（向沙）你保重！保重！（向格）那末習慣，起程前大家要團圓一會兒！團圓會就，我們就坐一會兒吧！

（大家一齊坐下，舒穆爾一杯一乾爲快）

格：（一飲而盡）潘寧同志，你看什麼？覺得奇怪嗎？這不是爲了肚腹，而這只是爲了暖暖身子，肚腹冷了是死，用他的。我是那次來壯膽子的，（立起和大家碰杯，與舒穆爾碰杯，舒穆爾端了酒來看父親給他）

（格走到門前，忽然轉身回來唱道：黃輪，小鳥兒，黃輪……下）（大家默然）

沙：（向潘寧）又原來，你看見了嗎？這就是俄國那些窮人想死如歸的精神啊！

（幕落下） （第二幕終）

第三幕

第七場

佈景：與第二幕第四場同一——哈利托諾夫住宅，大廳改爲總軍司令部警衛室，室內裝飾：空：破綻的旗幟，摔碎了的窗簾，被偶然墮下來的碎片仍懸懸在牆上，窗戶從外面用木條做十字形釘閉。內門之一釘成橫支，插鎖門閉，外門的上半截鑲着玻璃，可以看到站在門外值勤的哨兵的鋼盔和刺槍來回地走動着。

台上：維爾森，莫上其，薩維特和書記克勞節同坐在桌前。

維爾森：克勞節許諾過我，抓到了這個賊以後應該先拷問他的口供，

（以頭手打碎窗上的門）然後才能把她和他們關在一起。

克勞節：報告上尉，因為你不在，所以才把她和其餘的人關在一起了。

維爾森：不管我在不在，都不應該把她和其餘的人關在一起，現在她所說的都是他們已經預先商量好了的話，現在她只是一口咬定，她是被誤來合這賊犯太笨的，其他的話一個字也擠不出來，這是因為你是個混蛋！你知道嗎？

寬：(起立)是的，上尉大人，我知道。

維：把她帶上來！

(德兵一人帶瓦麗上，她的樣子異常疲憊，兩手無力地垂在身旁)

維：我聽說你受了拷打？

瓦麗：是的。

維：如果你今天能站起來，今天一戰，就來吧！你將像今天一樣，把這顆子彈射穿我的頭，你也會看見我的血噴出來，我們就不會再見面了，——但如果你不站起來，你就見不到，不是嗎？而且，你是怕死嗎，或以軍人的身份去死？

(瓦麗沉默)

你這副樣子怎麼能來戰鬥呢？

瓦：我不是怕爆炸，你不是自己來殺我嗎？你這就是過來準備爆炸的嗎？

維：是的，但是你要準備炸什麼呢？

炸你！

請問你準備用什麼來炸我呢？

用手榴彈。

用一個嗎？

一個你還嫌少？

那用手榴彈炸哪裏呢？

記不得了，人家都淹死了。

怎麼？你害怕嗎？

嗚呼。

什麼叫「嗚呼」？

果斷決死。

你想活！我是不死之身，你這顆漂亮的姑娘被殺死的

但我却會很痛快，因為你這顆漂亮的一個狗東西被殺！

還恐怕不大容易辦得到了吧，因為不會等很久你就會送到上戰場去

了。

瓦維：可憐的兒女們！他們在哀求我……

瓦維：他們在哀求我……

瓦維：他們在哀求我……

瓦維：他們在哀求我……

瓦維：他們在哀求我……

級：……

瓦維：……

級：……

瓦維：……

級：……

瓦維：……

級：……

（瓦維沙……）

級：（向……）

……

級：……

維：殺吧！

沙母：（向維）你怎麼了，你是什麼人？（對一）殺的人？

維：怎麼了？

沙母：（對維）你怎麼了？（對一）你怎麼了？，記你們快給我開槍，把你們快給我開槍，

（對一）你怎麼了？（對一）你怎麼了？

然後再開槍，（對一）你怎麼了？（對一）你怎麼了？

（對一）你怎麼了？（對一）你怎麼了？

（對一）你怎麼了？（對一）你怎麼了？

（對一）你怎麼了？（對一）你怎麼了？

（對一）你怎麼了？（對一）你怎麼了？

維：你怎麼了？

沙母：聽說了，你怎麼了？（對一）你怎麼了？

維：（對一）你怎麼了？（對一）你怎麼了？

沙母：（對一）你怎麼了？（對一）你怎麼了？

（對一）你怎麼了？

維：（對一）你怎麼了？（對一）你怎麼了？

（對一）你怎麼了？（對一）你怎麼了？

維：（對一）你怎麼了？（對一）你怎麼了？

（對一）你怎麼了？（對一）你怎麼了？

瓦：我不是已經說過了嗎？

維：好……（對一）你怎麼了？（對一）你怎麼了？

（對一）你怎麼了？（對一）你怎麼了？

瓦：是，去嗎？

（對一）你怎麼了？

維：（對一）你怎麼了？（對一）你怎麼了？

（對一）你怎麼了？

兵：（對一）你怎麼了？（對一）你怎麼了？

她說我們要從威靈頓的計劃，連時間，地點都告訴他們了，他們都會死在他手裏的，現在，我還不得一舉把他打死！（走近格，用力舉起手來）你！（以拳擊格）

（格用力推瓦，瓦傾倒於牆下之椅上，以默許久）

格：（改變腔調）你聽我告訴你，小姐，你不要太過火了！總是不那喜人沒向我動手動腳的，我看在你是個嫩弱的女子和太太的面上，所以原諒你這次，以後，請從心些，因為你也不是神聖不可侵犯的。

瓦：我為什麼從前沒有猜到呢？你所說的話一向是我所願聽的，你原來是這種人啊！我怎麼沒預到呢！（懊悔）

剛：（迅速走向瓦）你不要太親受了！（以顯示格）他究竟還是跟我們一條心呀。這些都是假的，因為這種保險呀。（轉向格）你怎麼了？真的打算弄到死嗎？怎麼，難道我們是德國人嗎？我們的下場都是一樣的！難道說一直到死我們都將在互相殘殺嗎？看你把她弄成什麼樣子了！你是有使命過來的嗎？瞞不了我，我是知道這些把戲的。

格：滾你媽的蛋！你們總以為凡是到這裏來的都真有使命，我還沒有活够呵，明白嗎？這就是我的使命，你們的靈柩坑政權一點好處也沒有帶給我，決不能得為它犧牲的。

瓦：（對剛）你就看着上天的面了狠狠地打他一下吧！讓他知道他是多麼可惡的一條毒蛇。（剛走至格前揮拳欲擊）

格：（招架，擋住剛拳）滾，滾！放穩些，不然我就要敲門喊債主來了，我告訴他們，你在這裏騙錢游擊我，你聽見我給他們帶來了什麼消息了嗎？爲了我，他們會把你的頭條釘到釘斷的。（稍歇，注視鈴之遺稿——帶墨的橡木鐘，鐘示三點）

鐘鐘準不準？

（無人作聲）

我認鐘鐘準不準？

剛：鐘鐘你什麼意思？（對瓦與剛）你聽！這鐘點鐘點什麼？

梅：我是問這錢準不準？問的沒有問你，不必多說廢話。

（傾聽）

（寂靜裏傳來遠處的槍聲，燈光漸暗）

× × × ×

註一：斯德金——德國北部與德河入波羅的海出之商埠。

註二：文尼采——蘇聯西南二百公里處之城市，位于南布格河上。

註三：托沙弗諾夫而言。

× × ×

第八場

佈景：與第五場同，炮聲進行着極強烈的戰鬥，忽然傳來砲兵陣地上，紅軍士兵二人跌坐在半上，互坐下。

× × × ×

瓦：（指彈着）直接備機，機終的，少一機——機：（望遠鏡突然自動出槍口）這是敵人機第七次開火，大概也是最後的一次了。

甲兵：什麼？回去，你受傷了嗎？（長長一吸，為了解脫腦）

瓦：沒關係，多謝一位指揮官來！

兵：是，我謝了！等。（下）

瓦：第七次，大概也是最後的一次了。

（長長一吸）

潘：這方有大，武力的也難矣，你什麼地方受了傷？

瓦：你傷了？

潘：潘寧。

瓦：第七次，大概也是最後的一次開火了。你，那這怎麼，這回事？

潘：他，人的，這，這有了準備，他們人很多，這，這有了準備，現在正和，這，這。

瓦：他們中計了，抵抗得好，抵抗得太好了……（稍後）營長那裏有人來嗎？

潘：目前還沒有，參謀長同志，你有什麼吩咐？

瓦：問什麼，我們的任務——是攻堅，一會兒第三步就到，領它衝上去。

潘：遵命！

瓦：你代我指揮！

潘：遵命！

瓦：橋上好像有什麼聲音傳來，呵？

兵：是的，參謀長同志，有聲音。

瓦：我已經聽不清了，他們打的激烈嗎？呵？

兵：激烈，參謀長同志。

瓦：那好極了。

（依林跑上）

依：參謀長在那裏？

潘：在這邊，你從那裏來？

依：營長派我來告訴你們，我們已經衝到橋下，你們這裏可以放鬆些了。

瓦：好！（忽然大呼）在垂死之前，我想說一句號軍萬歲！（注四）你們都聽見了嗎？俄軍萬歲！（高潘）（向依）你呢，告訴營長，告訴營長說……（向兵）（潘俯身向瓦，然後立正脫帽）

潘：告訴營長說：瓦李少校已經英勇地犧牲了，他已盡全力為攻堅戰，完成了一切，甚至於超過他力能所及的一切。再告訴他說，這連已轉交給科利及潘寧兩隊，好，去吧。（繼續指揮）直衝橋樑，第一砲——放！第二砲——放！

注四：原文爲「俄國武裝力量！」

瓦：這是怎麼一回事！

格：這是個男人的遺孀，她已經死了。他死那麼一回事，現在我的把戲就完了。現在得去買點酒，買點正八五的。

瓦：（對面的人格）依爲，……這怎麼與，好依爲，依爲諸維製！

格：這是怎麼了？

（五一節不穿大衣的格）

不要這哭！哭什麼？子你哭的時候，都沒有哭，現在却滿臉淚了，哭什麼，哭什麼，心裏想，好厲害的姑娘呵！我以為你會，找我的麻煩呢，哈哈！

瓦：你可把我折磨死了——你怎麼想不到把我折磨到什麼地步了

格：我呀，看看你，心裏……，小瓦，還不壞，很勇氣（稍停）好了，……，這合著一個工西爲，小鳥——我爲——「晚！」……，你得得留心！晚！他們一會兒會進來搶我們的，這是不行的。

瓦：隨他們做便，願意怎樣就怎樣！現在我是無所謂的了！因爲我們自己人，自己人就……

格：正是因爲我們自己人來，所以他們才一定要來搶我們的。

（對面的人格）

格：（按謝什地）你到那去？你既然陪了我們這樣久，索性再陪陪吧！

不是那個人命令你來陪我們的嗎？那你就陪到底吧！

（轉身）你也——……，這樣子給我看看還可以，給這正八五看看不值……，抬起來，讓我看看你的眼睛，（看）當我……的時候，……，他讓我……，告訴你一句話。

瓦：什麼話？

格：他說……，他愛你，完了。別的什麼也沒有說。

瓦：真的嗎？

格：……，他讓我……，告訴你一句話嗎？（……，門突然開

，東勝德及德兵一人腰自野步槍上)

克：都到門口來了！

格：(從門前)走開！

(二人進入門)

克：快！(向格)

格：(趨前)怎麼了？……我早聽得有人來，除了知道的，我涉及到的就事無非這事……

克：(以支槍向格)……

格：等等！……這不是一件很重要的事。

……

……這人——是那種強逼者的，他說話的話完全是搗擾。

……他已經來了，他已去！

克：(趨前)克來來，請你把上那帶來，我有話對他說……我自己去了！

(趨前門)

(格：門前，強逼者自門前，門前有人個……)

克：(趨前)……

(格：門前，強逼者自門前，門前有人個……) 屋內傳出格之歌聲：「高，高，小時，高，高，小時，……」

……

(兵第二排領隊槍聲，疾奔片間，窗外近處槍聲響，克及兵士奔出，……) 兵第二排領隊，以手遮右眼，右手已不舉，兵第二排領隊，以手遮右眼，以手遮右眼……)

克：(趨前門)依萬，依萬……依萬，依萬……(健笑！)

(寂然)

依萬，依萬……依萬？？？！！……依萬……

(寂然)

依萬，依萬……依萬，依萬……依萬！你怎麼了？
啊！我沒有死呵！

（寂然）

真的只有我一個人還活着嗎？

（寂然，瓦坐在牆下的靠椅裏聞槍聲及沉重的腳步聲，依林及士兵上）

依：（停在門口）同志們！

（寂然）

依：（環視）同志們！這裏還有人嗎？

瓦：有。

依：瓦羅！（走至瓦身旁）怎麼了？還是他們方才把你……是嗎？我這裏有急救藥包。

瓦：不，你還是先去看看，也許他還活着呢。

依：誰？

瓦：格爾威。

（依下，少頃垂頭上）

瓦：當他們向我們開槍的時候，他用身子遮住了我，……也許他還沒有死了……

（依搖頭）

瓦：誰呢？還好嗎？

依：誰？

瓦：沙弗諾夫。

依：他還好，——他是一個吉羅高麗的人。

瓦：我們完全衝進來了嗎？

依：完全衝進來了。

（依用手爲瓦裹傷，沙弗諾夫率少尉士兵各一人上）

沙：依，這裏就是他們的司令部，警衛室，他們的俘虜恐怕就在附近……

（突然）瓦羅！

瓦：我……

沙：（向兵）快叫人來——醫生或者舒蘭都可以！快！（趨前向瓦）

怎麼啦？你有什麼話說呢？

依林：大概她失的知吧了？方士路是法事等

沙：（舉手向依林問）她知什麼？她什麼都不知道？呵，依林？

依：會的，她會聽出來的。（以頭向門）不在這裏，……

沙：（進去，走入鐵門，小頃說起話）我試試……這把我死了……他是好人呵！（以嘗試）我的「失」太壞了。依林，我幾乎再沒有力量去拿下來了，我又不哭不笑，頭也不低下來！（偷偷地上）

舒：唉，小兒女！我的天影……

沙：不要哭哭啼啼的，留你有的看來，你別和他說這樣吧。（走近桌）呵，「失」……「失」……（與舒）試聽有人在這裏說些什麼話，誰在說些什麼話？

少尉：查出來了。

沙：明天我們便打安……（對舒）這是你同我講完最後一次告別，是夠，最後一次，……（舒）誰是這同我人？

少尉：（說話）安多德夫，安多德夫真多德夫，安多德夫，安多德夫，安多德夫。彼得安，阿爾斯，安多德，哈利比諾瓦。瓦歷德，古拉也甫，阿多德，瓦歷利——這是一個小孩——沙多諾瓦，瑪麗亞，別特魯多，（沙多諾瓦變成）加內金，列列諾普……。

依：怎麼啦，沙多夫……

沙：沒有什麼，沒有什麼，（想向走到台前）沒有什麼了不起的。只是我……（對舒）很久以前，在……（對舒）最後一個德國人於……（對舒）最後的一個……（對舒）在……（對舒）在這裏，……（對舒）……

—— 22 ——